大易擇言

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五

上元程廷祚撰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正義伊川程子曰卦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

養身養德養人養于人皆以正道則吉也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存疑 紫陽朱子曰頤口旁也口實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内含四陰外實内虚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問觀其所養之道觀其所以養身之術朱子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見于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是也

又曰養須是正則吉觀頤是觀其養德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

愚案頤之為卦取義于養而卦體下震上艮經曰貞吉言動而止于其分則吉也養道有二在上主于

養人在下主于自養此不易之定分也斯卦内體陽在下而无用震又主動動則不安其分而失自養之理故下三爻皆凶外體艮以成物之德而位于上使天下之待養者皆止于是而不動為得養人之道故上三爻皆吉觀頤自求口實分指上下二體彖傳甚明猶賁卦亨指内體小利有攸往指外體之例程傳之解朱子亦自謂勝本義學者勿疑可也

存異

中溪張氏曰觀頤者觀其所養之道于人也主上下二陽言陽為實唯實故能養人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之道于己也主中四陰而言陰為虛唯虛故求口實陽實則能養陰陰虛則受養于陽案此論養人與自養則是而分主陰陽則非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賛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于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于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

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養時為大故云時

龜山楊氏曰頤之義養也而以貞正為道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夫天地之養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

哉

汴水趙氏曰聖人之于萬民豈能家與之粟而人與之衣其急先務者亦曰養賢而已賢得所養則仁恩自及于百姓矣

草廬吳氏曰所養養人自養養已

辨正

雲峯胡氏曰槃澗董氏嘗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頤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為所以自

養之道如何朱子沈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已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于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于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爾

通論
平菴項氏曰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非夫子贊辭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已養人兩條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正義 中溪張氏曰慎言語所以養其德也出而動者為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節飲食所以養其體也入而動者為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皆取止其動為義

餘論 伊川程子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

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于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于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于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于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語類或云謗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朱子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石澗俞氏曰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于頤者言之曰慎言語節飲食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于己者皆所當慎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貨財賦税之入于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正義山陽王氏曰朶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爲動始不能令物由已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羨我朶頤而躁求凶莫甚焉

伊川程子曰爾謂初也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于外也才雖如是然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

求頤人所欲也不能自守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是以凶也朶頤爲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象

東坡蘇氏曰養人者陽也養于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于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无待于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見其可欲朶頤而慕之故凶

紫陽朱子曰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

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動于欲凶之道也故

其象占如此

通論東谷鄭氏曰頤之上體皆吉而下體皆凶上體止也

下體動也在上而止養人者也在下而動求養于

人者也動而求養于人者必累于口體之養故雖

以初之剛陽未免于動其欲而觀朶頤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

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于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于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慈湖楊氏曰明其本有良貴今觀夫朶頤則失其所謂貴矣

石澗俞氏曰孟子云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又云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今初九陽德之

大本有可貴之質乃內舍其大而外觀其小豈不為人所賤故曰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辨正愚案卦中顛頤與拂經上下兩見而各有其義蓋在上而顛不自有其養者也在下而顛不足以自養者也拂經皆謂非常道也上下之事既殊動止之德亦異故其不同有如此者六二處下體而好動好動則自害其生理非道之常因之別求高明以

自託而甘入于廝養傭作之流以此行之必為人之所賤而不亦凶乎舊說以頤為求養于初以于丘為求養于上似不可從夫陰柔而能以剛陽為歸不可謂之不正不可謂之非類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于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于剛陽

若反下求于初初乃剛陽也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上九乃在上之剛陽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而妄求于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

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辨正 愚案行失類言所行入于非類謂自處之不善也類字古有以善為訓者

存疑 紫陽朱子曰初上皆非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正義伊川程子曰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于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餘論東谷鄭氏曰三應于上若得所養而凶莫甚于三蓋不中不正而居動之極所以求養于人者必无所不至是謂拂于頤之正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

利戒之也因其多欲妄動示之以自反之理作易之本意也

愚案如舊説爻以相應為例則此卦之三與上乃例之正合者而爻辭不然足以知其不必矣鄭氏蓋求之不得其故故為求養于人无所不至之説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旡咎

辨正 愚案在上以養人為本養人而猶泰然自安其奉則其德不純而澤不被于天下此四之顛頤所以吉也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言既不以自奉為樂而又有養人之心以人之得其所養為已之深嗜篤好則旡媿于居人上之位而免于咎矣傳義之說似不可從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

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
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于初賴
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
也故曰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
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
為吉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
反求養于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
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已以行其道上下之志

相應而施于民何吉如之。又曰從于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于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于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草廬吳氏曰自養于內者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

虎故頤之初九六四取二物為象四之于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于人不貳于已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

次崖林氏曰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道求益之心不繼則纔有所得而遽自足

存異

伊川程子曰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

人違刑施而怨起輕于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
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
所輕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
貌下不敢易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
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
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正義伊川程子曰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于經常既以已之不足而順從于賢師傅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

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

紫陽朱子曰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

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次崖林氏曰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以養于人故其

象為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已不能養人而賴賢者

以養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則

任大責重終不能勝如涉大川終不能濟故不可

辨正 愚案六五以陰柔而處養人之尊位拂經云者言此

乃非常之地未可以或忽也必上求陽德以為宗主而後可以濟天下故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舊說以六五不能養人而賴上九之養為拂經者其說未然人君求賢此千古經常之道而何違拂之有觀象傳自見

通論　紫陽朱子曰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于人以養其下雖不免于顛拂畢竟

皆好故上三爻皆吉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于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中溪張氏曰五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正義山陽王氏曰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為主必

宗于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

伊川程子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已頼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頼于已身當天下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紫陽朱子曰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辨正 愚案六五拂經上九由頤皆以其道言之耳故六五之順以從上見陰柔之不可自用上九之利涉大川亦不過見陽剛之大可為若必以五為君上為師傅以應聖人養賢之義其說泥矣且五之陰柔豈足以當聖人乎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通論 童溪王氏曰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頤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頤故曰大有慶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正義 隆山李氏曰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无力是上无所附而下无所寄也安得不橈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以上棟下宇取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

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進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此說得之

辨正 愚案大過與小過本非對待先儒每每以之並論非也且二過字亦有辨小過乃經過相過之過大過則過失過誤之過言陽剛至此失其所託而事不可為也取象于棟橈明明有大厦將傾之意而本義反謂四陽過盛殆不可從程傳以大過為事之

大過于常者與孔仲達過越常理之說正同尤為可疑大本指陽而言若以為大事則彖辭傳何以不曰大事過而曰大者過乎且事雖有大小之殊而聖人時措之宜惟一而已今曰某為常事某為非常之事後世必有藉口于禪讓征伐以行其私而自命為大過者豈非解經者啟之乎

存疑　伊川程子曰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為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于人凡事之大過

于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于理也其制
事以天下之正理矯時之用小過于中者則有之
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葢矯之小
過而後能及于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
事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
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
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
不常見故謂之大過于常也。又曰小過陰過于

上下大過陽過于中陽過于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于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强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强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檁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

也下巽上兊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紫陽朱子曰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正義 衡水孔氏曰君子于衰難之時卓爾獨立不有畏懼隱遯于世而无憂悶

餘論 劉氏長民曰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于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餘論　漢上朱氏曰茅之為物薄而用重過慎也過慎者慎之至也大過君子將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過而无咎者其惟過于慎乎過非正也初六執柔處下不犯乎剛于此而過其誰咎之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于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愚案初六為巽之初爻以柔附剛在人為知有天德而不安行之象藉用白茅敬慎之至故象傳以此稱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正義紫陽朱子曰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于下者也榮于下則生于上矣夫雖老而

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餘論

龜山楊氏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為木然或為楊或為楝楝負衆榱則木之强者也楊為早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于本五近于末故均為木之弱也

平菴項氏曰二五皆濵于澤楊澤木也當大過之時故稱枯焉過則木枯也

雲峯胡氏曰巽為木兑為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

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

存疑

涑水司馬氏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時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愚案彖傳言大過之可為在剛過而中未嘗有濟之以柔之意九二一爻乃剛之得中者得中即得位也儒者多以用柔為說而司馬氏于此爻又言大

過之時不以得位爲美胥失之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正義秋山王氏曰老夫而女妻雖過乎常然隂陽相與以成生育之功則无不利也

九三棟橈凶

正義伊川程子曰九三以過甚之剛動則違于中和而拂于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或曰三巽體而應于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

愚案以九三而遇上六正舊例之所謂相應者也今程子以兩爻之辭難于附會而為時勢之說又謂志相從而後謂之應曰此非其比也亦可以見舊例之不足據而為其說者之鑿矣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剛强之過則不能取于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通論 西溪李氏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此二爻當分

上下體看

雲峯胡氏曰屋以棟為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于下之象四在上棟隆于上之象

愚案三四兩爻正屬棟位三巽極而躁且居凶地則為棟橈四所處加高去本之弱尚遠故為棟隆而吉然當大過之時陽德向衰已无可為四不過差勝于三耳觀象辭全卦取象于棟橈可見有它者言不隆則橈所謂吉者變而之吝恐非意外之事

未可自以為安而不為之備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于剛雖未至于大害亦可吝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

中而比于初為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志
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于陰以
害其剛則可吝也
愚案如程傳所云四之吉為以剛處柔四之吝為下
繫于初語若可信者然求之舊例二四兩爻同為
以剛處柔也何以在二則又待下比于初而後无
不利在四則一與初應而即吝也二之處柔不足
如彼四之處柔又如是其有餘此曷故哉舊說之

不合者多此類學者不可以不之察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辨正 愚案不橈乎下則為隆橈乎下則所謂有它矣下正對隆而言不必指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

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

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

辨正 郭氏京曰爻象少夫並誤作士夫

通論 沈氏守約曰九二比于初近本也生稊之象也九五

承于上近末也生華之象也

何氏玄子曰生稊則生機方長生華則洩且竭矣二

所舉者初初本也又巽之主爻為木為長為高木

已過而復芽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

上上末也又兌之主爻為毀折為附決皆非木之所宜木已過而生華又毀且折理无久生已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正義伊川程子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于水至滅沒其頂其

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通論

厚齋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為象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為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為藉用白茅之慎上為過涉滅頂之凶也

愚案中分反對為象在羣卦多有然者乃六位自然

之情勢即所謂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四多功初
辭擬之卒成之終者也馮氏獨于上下畫停之卦
見之蓋為舊說所蔽故爾

存疑　紫陽朱子曰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于義為
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愚案上六以說體之終而處大過之極不知時勢之
不可為而冒險以求濟鮮不及矣故有過涉滅頂
之象九家易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而家家有誅

絕之罪程子正用其說本義所本蓋王輔嗣志在
救時及孔仲達龍逢比干之論然于卦體爻情未
見其合且易之吉凶惟斷于義理之是非此其所
以異于術數之說者也殺身成仁而謂之凶則聖
人之作易非所謂順性命之理者矣天下皆將避
之雖曰无咎豈能挽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過涉至溺乃自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

无所怨咎

大易擇言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六

上元程廷祚撰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正義 伊川程子曰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于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復之義也陽實在中為

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紫陽朱子曰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平菴項氏曰重卦坎字在六重卦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也乾坤不加習字者六爻只一爻故也

通論

隆山李氏曰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古聖人之心學也

餘論

雲峰胡氏曰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為占惟此則曰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事之亨也此心之亨

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心亨之象

章氏本清曰六十四卦獨于坎卦指出心以示人可見心在身中真如一陽陷于二陰之内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存疑

衡水孔氏曰坎是險陷之名習者便習之義險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須便習于坎事乃得用故云習坎也案諸卦之名皆于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字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

藍田呂氏曰習坎更試乎至難也八卦乾健坤順震動艮止離明坎險巽入兑說惟險非吉德君子所不取故于坎也獨以習坎為名更試重險乃君子所有事也

紫巖張氏曰習安行不息之稱習坎險可出矣夫陽陷于陰非出險則功无自興曰習坎以出險也

愚案習坎彖傳曰重險也義訓甚明故程傳亦但解為重複諸儒紛紛之論殊與彖傳不合且經教人

之用險惟在有孚心亨如孔氏之說險難必須便習然後可行是為别生一義矣至卦名之上加一字者平菴項氏之說蓋為近之

存異　郭氏京曰卦首習字上脱卦名坎字彖傳同案說卦明八卦彖義稱坎多矣並无習字其誤益明

愚案白雲郭氏曰易中諸卦于卦上无加字者獨此稱習坎王原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脱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

離卦不曰離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彖辭也孔氏既未明徐氏尤失之棄新義之說即本之舉正者白雲之辨是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水流而不盈陽動于險中而未出于險乃水性

之流行而未盈于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邱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

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賛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謂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紫陽朱子曰水流不盈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又曰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来

雲峰胡氏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内實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

餘論

王氏伯厚曰下陽舉而虢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

石門梁氏曰流而不盈時止則止也盈而後進時行則行也坎以能止為信以能行為功時止時行其

君子處險之道與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正義 吳郡陸氏曰洊再也水再至而益通流不舍晝夜重重相隨以為常有似于習故君子象之以常德行習教事如水不息也

伊川程子曰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于尋丈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

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于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紫陽朱子曰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餘論

涑水司馬氏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

事

東坡蘇氏曰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石澗俞氏曰常德行謂德行有常而不改習教事謂教事練習而不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正義山陽王氏曰最處坎底入坎窞者也處重險而復入坎底其道凶也

伊川程子曰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于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存異 紫巖張氏曰陰居重坎下迷不知復以習于惡故凶失正道也傳曰小人行險以僥倖初六之謂

愚案險以在下者為重故坎卦下三爻視上三爻其

辭有甚焉初六習坎言此乃重險之下所謂坎窞者也使不知而誤入之其凶極矣張氏以習坎爲習于惡未之敢信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正義愚案道謂天德也失道者言初處坎之極下不復知有天德也凶可知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正義伊川程子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一陰之中是有

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紫陽朱子曰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愚案此爻言陷溺已深幾自失其陽德然本心之良未嘗泯絶雖旦晝之牿亡而夜氣猶有存者故曰坎有險求小得也舊說于此未暢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正義伊川程子曰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故云來之坎坎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于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

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

又曰險且枕只是前後皆險來之自是兩字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

辨正 愚案輔嗣云枕者枝而不安之謂傳義本此立說而微有同異又案于令升曰枕安也藍田呂氏曰險

且枕者安于所未安也此說似勝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正義何氏玄子曰貳副也謂樽酒而副以簋也禮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杅簋副是也之說何氏得之 折中云簋貳

辨正愚案六四所處出重險之外離陷溺之深酒食雖能

陷人而樽酒簋貳則其陷亦微矣且坎之所以為幽暗者以天光之難見也若有牖以通陽而收納約束于此以與之相接則道心之復不遠而可以免于險矣故終无咎也舊說雖主承比立論而況以大臣匡其君上之事意義非不可悅而揆之斯卦斯爻未見其比附確當而不可易學者詳之

存疑　山陽王氏曰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无餘應以相

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
酒二簋之食无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乃可
羞之于王公薦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
崔氏憬曰于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比五而承陽修
其潔誠進其忠信則終无咎也
伊川程子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
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
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

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

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嘗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存異　紫陽朱子曰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案樽酒簋貳用缶三字爲句自虞仲翔始）

鳳阿姜氏曰觀孔子小象以樽酒簋貳爲句則晁氏之說以貳用缶爲句者非矣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辨正　愚案樽酒簋貳程子以爲舉首句是也際者相近之

謂言四雖柔闇然與五之剛陽相近則其能出于險而終无咎可知非謂君臣之交際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正義 石澗俞氏曰坎不盈以其流也象傳曰水流而不盈

是也不盈則適至于既平故无咎

何氏玄子曰祇適也猶言適足也言適于平而已即彖傳所謂水流而不盈也折中曰如程傳說則不盈為未能盈科出險之義與彖傳異指矣須以俞氏何氏之說為是

辨正

愚案九五剛中正彖之所謂心亨者也然坎之為坎不與其出于險而但觀其所以行險者坎不盈祇既平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險无常而其不盈也有常則險而平矣此言剛中之君子不畏天下

之有險而能使天下之險自我而平則何咎之有

乎王氏謂九五未免于咎不可從

存疑山陽王氏曰爲坎之主而无應輔可以自佐未能盈

坎者也坎之不盈則險不盡矣祇辭也爲坎之主

盡平乃无咎故曰祇既平无咎也說既平乃无咎

明九五未免于咎也

伊川程子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

矣祇皆音抵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于已平則

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于險然下无助也二陷于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于險則為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正義紫陽朱子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盈高乃此處盈字之解

辨正　愚案坎不盈滿旣平而止乃險之有孚而可信者也中未大言其亨于心而不能亨于境也不盈乃水德潤下之本性舊說不知即坎之有孚中未大舊說言未能光大而不知即彖之心亨所以並无明確之論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正義　山陽王氏曰因執寘于思過之地自修三歲乃可以求復故曰三歲不得凶

草廬吳氏曰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與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辨正 愚案坎之性下故上三爻視下三爻為輕不獨四優于三五優于二也即上與初同為失道而叢棘之寘與坎窞之入有間焉觀象傳自知之凶三歲者凶止于三歲也勿用則已甚矣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正義 山陽王氏曰離之為卦以柔為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故曰利貞亨也柔處于内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内順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為主者也故吉于畜牝牛也

伊川程子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

之所麗利于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馬順之至也既附麗于正必能順于正道如牝牛則吉也

紫陽朱子曰離麗也陰麗于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坤以全體配乾而行故為牝馬之行地離以二五附乾而居故為牝牛之畜養

草廬吳氏曰牛牝皆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

故象牝牛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于天百穀草木則麗于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重明以麗乎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

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二五以柔順麗于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

平菴項氏曰重明以麗乎正此統論一卦之義以釋卦名柔麗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文釋卦辭也

辨正 愚案離卦雖取義于明者多究以麗義為本觀彖辭以畜牝牛為象而彖傳曰離麗也則知此卦尤重

依附之義舊說多失之附會者以但知以明義求

之也

通論雲峰胡氏曰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故彖辭曰有孚

而九五曰坎不盈離之中正六二分數多故彖辭

曰畜牝牛而六二曰黃離元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正義山陽王氏曰繼謂不絕也明照相繼不絕曠也

紫陽朱子曰作起也

辨正 愚案象傳言重明象傳言繼明明因離象而起然古率謂居位者為明尚書中多有之如堯典明明皐陶謨庶明之類天子之下有諸侯諸侯之下有卿大夫而各盡其居上治人之道所謂重明以麗乎正者此也天子明明德于天下諸侯明明德于一國以至卿大夫莫不皆然所謂繼明照于四方者此也其實非有二也舊說以繼明為言前後又謂大人專言王者明兩作皆指君俱誤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正義 漢上朱氏曰榮辱安危繫于所麗君子處離之始安義守正是以无咎

辨正 愚案離以麗物為義初將附于物而未安故為履錯然之象如君臣朋友交際之始情好未洽志趣未同其所踐履紛錯而靡寧也君子无往不敬而況于附物之始乎故惟持以戒慎之心以待人事之自合則可免于尤悔矣舊解此爻以履錯為志剛

上進或又以錯然為敬慎之意恐皆未必然

餘論　縉雲馮氏曰日方出人夙興之晨也履錯然動之始也于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禍福幾微每萌于初動之時故戒其初

雙湖胡氏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于咎不能敬則反是

存疑　衡水孔氏曰身處離初故其所履踐恒錯然敬慎不敢自寧故云履錯然敬之无咎若能如此恭敬則

得避其禍而无咎

安定胡氏曰錯然者敬之之貌也居離之初如日之初生于事之初則當常錯然警懼以進德修業所以得免其咎

伊川程子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于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于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

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餘論 中溪張氏曰初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錯而未知適從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 此論與麗物義未協

六二黃離元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

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兼山郭氏曰離之所以亨柔麗乎中正故亨也黃離

之所以元吉文明而用中故元吉也故盡一卦之

美其惟六二乎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辨正 愚案日昃之離時已過而相麗非所以持久也鼓缶

之歌不足以為樂而大耋之嗟尤足以為憂蓋欲

麗而不可得矣凶何如乎此言失位之剛而處垂盡之地未有能自存者欲人之及時而自納于中正也

餘論

石門梁氏曰三居下離之終乃日昃之時也夫持滿定傾非中正之君子不能三處日之夕而過剛不中其志荒矣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无咎乎君子值此之時則思患之心與樂天之誠並

行而不悖是固不暇于歌矣而亦何至于嗟乎此說持論頗佳然于象傳何可久之言未見有當況麗物之本指乎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則為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

紫陽朱子曰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

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日既傾昃明能久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辨正　愚案離卦九四于易之諸爻最為凶惡然舊說中鮮有得其解者考離之為卦以柔而麗于剛者也柔既麗剛則剛反无所麗矣而麗之為義又以內為安者也麗于外則天下有所不受矣九四自棄其

中正之德外求依附而不知數之所窮者害之所必烈也其身受極禍非自取之乎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

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

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

棄絕故云棄如至于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紫陽朱子曰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

象如此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

辨正愚案六五以所麗之位太高而危故持之以憂懼則吉先儒或以為乘九四之剛或以為迫于上下之二陽皆非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正義山陽王氏曰離麗也各得安其所麗謂之離處離之極離道已成則除其非類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時也故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乃得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

故其象占如此

愚案剛爻于本卦无所附麗而上九又在事外故為王用出征以蕩滌羣陰而成盛治之象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王者用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也

大易擇言卷十六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王應垣